

把生命献给舞台 把经典留给观众

杨琳

逐梦

致敬功勋党员⑪

舞台深处升起一片薄雾。薄雾徐徐飘散开，将布景笼罩在一片朦胧中，仿佛是一幅虚实相间的写意画卷，把观众带入遥远的时空之中。远处，忽现一舟，一名清丽少女撑篙而来……诗化的舞台意境与厚重的历史情感完美融合，观众无不沉醉其中。

大幕拉开，剧场内早已响起掌声。后台走廊上，一位端坐了整晚的银发老者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虽形容略显瘦削，但神采奕奕。接着，他缓慢起身，整理好衣服，扶正胸前的党徽，拄着手杖一步步向舞台走去。他，就是这部话剧的导演蓝天野。当时已是94岁高龄，但两个多月的排练，他一次也未缺席，8场演出，更是场场不落。

演员们兴奋地迎向他，一一与他击掌庆贺，并将他请到舞台中间。观众席上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人们在向这位老艺术家表达崇高的敬意。蓝天野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了，炽烈的气氛让他有些恍惚。70多年前，是党培养、引领他走上了戏剧道路。从青涩少年到耄耋老人，从演员到导演，他始终怀着敬畏之心，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舞台上，直到有一天患病不得不住院治疗……

—

回首人生，对于蓝天野来说，1945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蓝天野永远忘不了1945年9月23日，那是他人党的日子。迫于当时的形势，没有举行正式的入党仪式，但蓝天野对自己说：“你是一名党员，就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党，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此，他用一生践行着入党时的庄重誓言。

蓝天野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三姐石梅。1945年初，在解放区文工团晋察冀挺进剧社工作的石梅被派到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家随即成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蓝天野从三姐那里了解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对解放区的生机勃勃充满了向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文章，这些新思想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

18岁的蓝天野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初主要是帮着三姐做宣传工作。“上级党组织交给三姐一部短波收音机，每天晚上到了固定时间，我们要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记录下来，然后由我刻到蜡板上，进行油印，再由她拿出去散发。后来由于人手不够，就让我也做了交通员。”蓝天野回忆道。

那段时间，蓝天野经常背着一个小白布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出了西直门，过颐和园背后的青龙桥，直奔西山脚下的联络点。谁也不知道，这个青年的包裹里装的竟是解放区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文件和书。路上偶遇巡逻的军警，被拦下盘问，蓝天野不慌不忙，只说是放学四处玩玩。就这样，他有惊无险地在城里城外来回穿梭，竭尽全力做好交通员的工作。

“您当时害怕吗？”后来经常有人这样问蓝天野。“当时真没想过危险，唯一想的是怎样尽量不让人发现。我当时太年轻，思想和工作经验都非常幼稚，其他的事情也做不了。把这些做好，就是为党尽了我的一点力量。”蓝天野的回答朴实而真诚。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是他对党无限忠诚的证明。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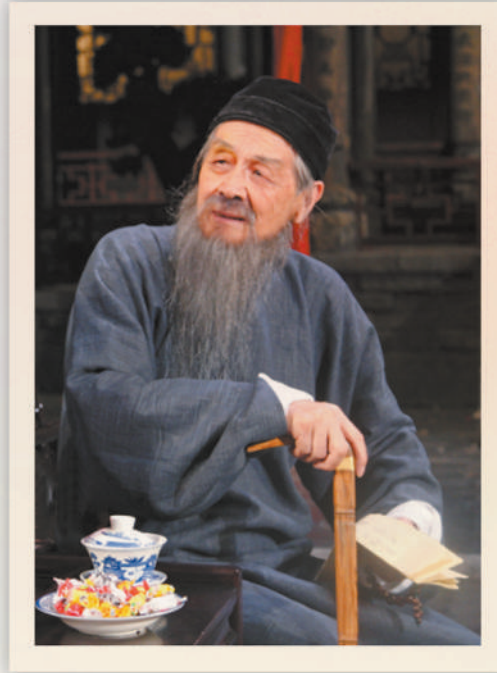
在成为交通员之前，蓝天野是北平艺专油画系的一名学生，并在同学的邀请下参加了沙龙剧团，出演过一些话剧。

入党后，蓝天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剧团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参加戏剧演出。1946年初，为进一步加强戏剧战线党的领导，党组织决定筹备成立北平戏剧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北平剧联”），并公演李健吾的作品《青春》来扩大影响力。蓝天野在剧中饰演一个绰号“红鼻子”的老更夫。

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北平剧联党支部书记、这部戏的导演石岚却对蓝天野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将这个角色演绎成一个真实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老农民。这让已有一些学生剧团演剧经验的蓝天野犯了难：一个在城市长大的19岁青年饰演老农民，怎样才能演活这个角色呢？



▲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导演蓝天野(右)为演员濮存昕(左)说戏。
▶蓝天野在话剧《家》中饰演冯乐山的剧照。 图片均为李春光摄



双方仍争执不下。庞太监最终因财力不济败下阵来。两人因此结下梁子。

蓝天野想起体验生活时接触到的一位民族资本家，其实对这些玩物并不喜欢，只是为了排场。于是他心念一转，没有按原计划结束小品，转而吩咐道：“去，把它送给庞老爷。”

饰演庞太监的童超也心思转得快。刚失了面子，又遭此羞辱，庞太监恼羞成怒，咬牙喝道：“拿到后厨，给我炸了酒吃！”

秦仲义淡淡地冷笑回敬：“庞老爷，您好雅兴！”

即兴碰撞，让这段小品成为北京人艺排练厅里的一段佳话，激发了剧组里其他演员的创作热情，也让蓝天野触摸到了人物的“魂”。以此为基础，秦仲义和庞太监那段剑拔弩张的对手戏，在第一幕中大放光彩。

1958年3月，《茶馆》首演，反响热烈。蓝天野塑造的秦仲义在裕泰茶馆门口一亮相，便博得满堂彩。

从1958年首演至1992年，蓝天野共参与《茶馆》演出374场。他不断丰富调整自己的创作，灵活运用表演技巧，使得秦仲义这一人物形象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

“戏剧必须打动人，能引起人们的思考。”蓝天野说，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四

回首如何走上戏剧道路，蓝天野曾感慨地说：“当时真没有想到，我会一辈子从事戏剧事业。但我很肯定，党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做，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自放下画笔投身戏剧事业，从演剧二队、北京大学工二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到北京人艺艺术剧院，一路走来，无论是做演员、当导演，还是从事教学，蓝天野都尽心竭力，不仅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导演了一系列优秀剧目，还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界人才，为中国话剧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1年春天，北京人艺食堂一片欢声笑语，院领导正在请蓝天野、朱旭两家吃饭。时任院长张和平开门见山：“为庆祝建党90周年，院里决定排一出具有北京人艺风格的《家》。”蓝天野点头称好，重排经典剧目、传承北京人艺风格是好事。他以为剧院想听听老艺术家们的意见，岂料张院长话锋一转：“请天野和朱旭二老在戏里演个角色。”

上台演戏？已入耄耋之年，演得动吗？记忆力早已衰退，记得住台词吗？蓝天野犹豫了。虽然一直心系北京人艺的发展，也经常为年轻演员讲课，可19年来未登台演戏了，现在又正在筹办自己的第三次个人画展，能有充沛的精力演戏吗？

蓝天野想起，1984年，他曾为刚毕业的北京人艺1981年演员训练班排演过《家》，正是通过新老演员同台搭戏的方式，让一批青年演员迅速成长起来。时光流转，现在《家》需要他，北京人艺这个“家”也需要他，他怎能缺席呢？

蓝天野如约出现在《家》剧组，更令大家惊讶的是，他决定突破自我，扮演反面人物冯乐山。他向剧院表示：“如果演不好，请导演随时把我换下来。”

毫无疑问，《家》中的冯乐山是个坏人，但蓝天野认为，不能单纯去演他的“坏”，在揭露人物丑恶心灵的同时，还得让观众获得艺术上的享受。他饰演的冯乐山第一幕出场时，潇洒风流的名士形象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束诗稿，口中评价着：“嗯，嗯，我就爱它一片潇洒，一片灵气……”风雅中带着一丝傲傲。

按剧本提示，他手中所持诗稿为高老太爷所作。为了增添人物的真实感，更好地表

现人物关系，蓝天野揣摩高老太爷的心意语气，以他的身份作出《归巢》《乞梦》等数篇诗词，并认真地题写在洒金的书笺上，作为道具在舞台上配合演出。“观众看不见这些，但我自己拿着，在台上更多些真实自信。”正如蓝天野经常对年轻演员们说的一句话：“搞艺术不要将就，要讲究。”他用自己深厚的文学、美术素养，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那些日子，84岁的蓝天野每天都按时来到排练厅，直到晚上10点多钟全体排练结束后才离开。有一天，他排练完下场时不小心绊了一跤，从一米高的台上摔下来，导致手指骨折，周围的人都吓坏了。蓝天野忍痛起身，第一句话却是：“对不住，让各位受惊了。”大家以为他得好好休养一阵，不料第二天，当演员们推开排练厅的大门，惊讶地看见他们的“蓝爷爷”已经坐在那里。那一刻，大家真正理解了一直高悬在北京人艺排练厅里的那4个大字——“戏比天大”。

蓝天野全身心投入到排练中。虽然已经导演过《家》，对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很熟悉，他却并未因此而松懈。他认为表演不能千篇一律，不要描别人的稿子，也不要重复自己，每次表演都要有独创性。“要是大册子还在就好了！”他想。大册子是他存放人物形象的一本图册，里面是他从艺以来收集的近千张各式各样的图片资料，有老照片，有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也有他画的人物速写。每遇新戏，他都会从里面去寻找灵感。可惜这本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大册子被人借走后再未归还。然而心中的积累仍在，经过对角色的反复琢磨，他设计了长鬓飘胸、发须相连，身穿一袭呢料长袍，袖口挽成月牙形，头戴椭圆形黑丝绒帽，手拿方竹手杖的人物造型。

蓝天野自幼学画，又曾师从李苦禅、许麟庐，深厚的美术造诣为他的舞台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也让他对化妆造型格外精益求精。他认为这是演员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么多年演出，我都是自己化妆，而且当年还给剧组里别人化妆。最多的时候，一次给30个演员化过妆！”蓝天野笑谈，经他亲手点缀过的人物总能显露出鲜明的人物特征。

《家》四代同台的演出成为当年戏剧界的一大盛事，蓝天野重返舞台令观众兴奋不已，没买到票的观众都深以为憾。2020年，北京人艺为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再度演出《家》。令观众意外的是，93岁的蓝天野依然参与其中并连续演出11场。“很多观众听说这次演出有我，都很期待。我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坚持每场都上，感谢大家的厚爱。”蓝天野的话语中饱含着对观众最真诚的敬意。

自84岁重返话剧舞台以来，蓝天野陆续演出《家》《甲子园》《冬之旅》，并导演了《吴王金戈越王剑》《贵妇还乡》《大讼师》，发掘、起用了一批年轻演员，使他们的表演艺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即便在病中，蓝天野也一直牵挂着剧院的事业发展。今年恰逢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虽然蓝天野已经病得无法出门，他的心里却还惦记着：“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一定要告诉我。”这位老党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努力地为戏剧事业发挥着光和热。

2022年6月8日，“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走了，彻底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民文艺事业。3天后，在“向戏剧致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中，当蓝天野曾经的演出视频片段出现在曹禺剧场的舞台上时，台前幕后，大家深深地怀念着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他所留下的精神养分，将滋养一代代的戏剧人！

制图：赵德汝

江苏昆山地处吴淞江畔，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河网纵横交错，人们世代代枕水而居。水韵悠悠的天然禀赋，涵养了这里人包容、开放、重情重义、具有韧劲的性格。

昆山人历来对水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水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滋养了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如“百戏之祖”昆曲被称为“水磨调”，它的发源地就在昆山；周庄古镇是大名鼎鼎的水乡；锦溪古镇被称为“民间博物馆之乡”……从这些古镇的名称和当地的文化现象中不难看出，水是这里的生命源泉、文化根脉。

昆山的美既有大自然的眷顾，也与昆山的发展理念有着密切关系。这几年，昆山人整治畅通了110多条河道，改造美化堤防岸线50公里，打造森林公园、亭林公园、大渔湖公园，扩展中环快速路生态廊道等公共海绵空间，让整座城市变得更加整洁、更加美丽，让老百姓享受着梦幻般的宜居环境。

在城市建设规划布局中，昆山人将乡村振兴纳入城市建设这个“大盘子”里，坚持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整体推进。建设过程中，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保证在耕地不减、农田不废、古镇保护、村庄原貌的基础上，把城市发展延伸到乡村里，把乡村振兴融入城市中。

昆山西北隅有一座公园，始建于1906年，起初叫马鞍山公园。1936年为纪念家乡名人顾炎武，改名为亭林公园。城市建设，土地为宝。亭林公园占地850余亩，当时在征求市民意见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昆山人口不多，没必要留这么大的公园，公园的占地可拿出一部分来，建设成城市功能区。但这个意见被否定了。大家认为，这座公园承载着昆山人的乡愁，也是昆山近代历史的见证，城市建设必须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即便是城市规模小点，也应当为老百姓提供舒适的宜居环境，给他们的休闲娱乐留足空间。最后，亭林公园不但没有缩小规模，市里还专门拿出一大笔资金给公园进行提档升级。如今的亭林公园四周流水环绕，山川相映，亭阁古朴优雅，花木四季如春。除了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自然景观外，还有人称“玉峰三宝”的昆石、琼花、并蒂莲相映生辉，被园林专家们评价为“江南园林甲天下，二分春色在玉峰”。亭林公园成为昆山山人茶余饭后流连忘返的地方。

近年来，昆山在扩展城市空间上想出了奇招，积极推动“城市公园”向“公园城市”转变，使城市建设和改造中触不到的街头巷角、盲点、断点得到改善，变身街区亮点。昆山人对居民身边的公共空间进行重新布局，以满足不同身份、年龄居民对小区、街道以及公共空间的功能需求。同时，充分挖掘场地历史文化底蕴，将文化记忆融入空间建设，建成了160多个高品质公园绿地和小微空间，让那些沉睡的公共空间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让绿色发展成为昆山现代化建设的靓丽底色。这些小微空间有温度、有颜值、有内涵，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昆小微”。

在昆山，不光是公园建设，在古镇建设、乡村改造等方面也是如此。昆山境内的周庄、锦溪、千灯等古镇，被赋予了昆山人创业的时代精神，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处处都是“小桥流水在我家，韵味江南醉似梦，碧绿山水在其中，婉约雅致淡淡淡”。油纸伞、蓝布衣、乌篷船随处可见；水弄堂、青石板、马头墙，斑驳中留下了岁月的印记；小鲜、老酒、臭灶面溢出的香气撩拨着人们的食欲；纺车、绣娘、银针、针针线线编织着梦幻的水墨江南。在这里，乘一乘乌篷船，走一走雨巷，品一品新茶，读一读流传千年的传奇，再体验一下当地老百姓的舒适生活，你定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

昆山，离繁华不远，离田园很近。在这里，人们的心灵可以找到诗意，找到宁静……

下图为昆山周庄景色。

丁海秀摄(影像中国)



大地